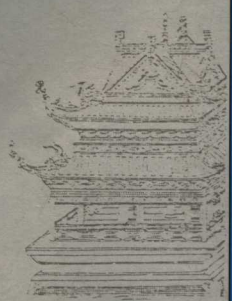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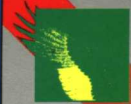


臺北的一則寓言

海
東
青

李永平·著



海東青

——臺北的一則寓言

● 李永平 著

聯合文叢 042

海東青

作者 / 李永平
發行人 / 張寶琴

主編 / 初安民
執行編輯 / 陳維信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美術編輯 / 蘇婉儀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樓
電話 / 7666759 · 7634300轉5106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刷廠 /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經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地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話 / (02) 6422629

出版日期 / 81年1月1日 初版
定價 / 50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本書的寫作，承「聯合文學」資助，謹謝。

11/11/16/06

出埃及第四十年

《海東青》序

◎ 李永平

每個民族在掙扎求存的經驗中想來都有她的「出埃及記」。古以色列人、新英格蘭清教徒、兩晉之間中原衣冠華胄世家宗黨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裡，分頭在不同的時空，舉眾遠離惡地，尋找一塊乾淨土建立新的家園。他們的壯氣和浩浩蕩蕩的流徙，他們夢境的實現、到頭來的落空，常常是那個敏感聰慧的小女生朱鴿坐在自家門檻上，抱著雙膝，獨自個，仰望紅塵蔽天華燈滿城的夜空時，腦瓜子裡一逕迴響著的故事。看，那摩西杖分紅海，五月花橫渡大西洋，夕陽斜照烏衣巷。

朱鴿！那時她才七歲，脖子後拖著一雙小辮，最喜歡在向晚時分趴到閣樓窗口，眯起眼睛，遠眺海峽中那一輪凝血般的大太陽，聽爸爸講摩西怎樣向海伸杖令海水一夜退去。

聖經上說，以色列的十二支族照著摩西的吩咐，向埃及人索取了金器銀器和衣裳，從蘭塞起行，除開婦人和孩子，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，一夕之間盡眾穿渡紅海，在曠野中風餐露宿四十年，輾轉流徙爭戰，終於在亞巴琳之巔看到上帝許給的那片美地，也就是迦南的境界。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從山谷中流出活水。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

和蜂蜜，那地的石頭是鐵，山內可挖銅。端的是人間樂土。神將迦南賜給以色列人之後，吩咐摩西作一首歌，傳給以色列的百姓，因為「我將他們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，他們在那裡吃得飽足，身體肥胖，就必偏向別的神，事奉他們，藐視我，背棄我的約。那時會有許多禍患災難臨到他們，這首歌必在他們面前作見證，他們後裔的口中必念誦不忘。」摩西遵從耶和華以色列人的神的吩咐，作一首預言未來的歌，傳給以色列全會眾：

諸天哪，側耳，我要說話，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。我的教訓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，如細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……

以色列人在亞巴琳山下那塊美地吃牛的奶油、羊的乳、羊羔的脂油和上好的麥子，喝葡萄釀的酒，吃喝得飽足，身體漸漸變得肥胖而紅潤，心就敗壞，偏離摩西所吩咐的道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惹神發怒，災禍果然臨到他們。西曆紀元初，神賜給以色列人為業的迦南地在淫亂中化為墟燼，以撒的子孫，輾轉於羅馬兵車鐵輪下，而摩西作的歌，哀咏迦南的覆滅，也隨著國破家亡惶惶飄流世界的猶太人，傳唱了兩千年。血跡斑斑，淚痕猶在，摩西一根木杖引領之下的出埃及記，令人低徊而已歟？

近代中國也曾有一支百萬之眾的軍民，在民族救星大力和大能的手招引下，離棄那赤燄燎原、哀鴻遍野的神州大陸。燦燄蔽海，泣聲震天，男女老小回首揮別田園廬墓，攜載金器

銀器和衣裳，從中國海沿岸綿延南北無數港口啟航東渡。時在中華民國第三十八年。九州之人，襁負萬里，有如赤子之歸慈父，追隨蔣公穿渡百里寬的海峽，橫越自古風濤險惡的天塹，一波接一波，登上了那一座孤懸東海庇蔭世世代代中土避秦人士的蓬萊海嶼、夷洲鯤島。古書《臨海水土志》說那島「在臨海東南，去郡二千里，土地無霜雪，草木不死，四面是山谿，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」，無非是遺落人間的一塊桃源淨土，亂世中人嚮往的安身寄命之地。百萬軍民逃出生天，在這座島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同恤危難毋忘在莒，堅壁深壕磨礪枕戈，均田減租省徭薄賦，勤事生產，比歲大熟，物阜民豐至於餘糧棲畝，戶不夜扃。渡海不及一甲子，瞧！自由中國以二萬餘平方公里彈丸之地，在蔣公一根手杖指引下，尊奉國父遺教，揭櫫三民主義，戮力一心，團結三百萬蔣公從赤地領出的百姓，及一千七百萬明季以來先後渡海墾拓的唐山移民後裔，四十年間，在這美麗之島，昔日曾讓葡萄牙水手驚豔的福爾摩沙，埋頭建設，蓄聚貨財，締造了傲視寰宇的經濟奇蹟，累積了舉世豔羨的外匯存底，屹立東海中，長夜漫漫，成為神州餓殍、故國父老隔著一條海峽舉踵翹望的不滅燈塔，世界反共前哨的不沉航空母艦。瘡血般一丸紅日下，惡浪滔天，想來五百年後中國人會傳唱：中國東海之中某世某代，曾經出現一座繁燈似錦瓊樓玉宇的大城，一個迦南美地……

諸天哪，側耳，我要說話，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——

長篇小說《海東青》，很不時髦的，以陳舊的寓言方式講述一則亙古的道德箴言。警世之書，微辭託意。寓諷喻於象徵、寄象徵於寫實的小說，得有個時空鮮明的情節。這本小說的故事，時空背景就是二十世紀那支東渡的中國人出離埃及、登臨福地之後約莫第四十年。

政治上的是非終歸過眼煙雲。蔣公父子逝後，島內的權力爭奪與傳承乃至海峽兩岸吵吵鬧鬧的離合、恩怨，憑著中國人四千年的見識和通達，早晚會有個了斷，而這齣冤家吵架式的政治悲喜劇，也必會收錄在國家的廟堂文獻中，鑑戒日後的統治者。政治如此，人心呢？飽暖思淫慾，忘了出埃及頭些年流過的淚吃過的苦發過的誓、吃飽喝足、魚爛蛆生之後的人心，一代兩代三代就能復原過來嗎？《海東青》這一部不入大人先生們法眼的小說書，長篇敘說，嘮嘮叨叨，寫的也只是（上天有眼！）「道德」已被狠狠唾棄的自由猙獰金錢世界中的「人心」——時下男女作家都不屑一提的兩個字。

三民主義遲早統一中國。大勢所趨，國人津津樂道且引以為傲的寶島經驗，終將如此岸政經巨頭所期盼的，推廣到人口五十倍於我、幅員之廣高居世界第三的彼岸神州大陸，摧枯拉朽，重建新中華。瞧，小說中那一座氣象萬千燦然矗立東海惡浪之中的大城，金城湯池，三民主義的復興基地，城裡那些街名路名不正是大中國的縮影：徐州鄭州漳州錦州甘州涼州，洛陽南陽衡陽華陰漢陰淮陰，庫倫哈密西昌安東。條條大路通向市中心中華民國總統府。大江南北大河上下，千年的城關，五族的都邑，繁星般，璀璨在中華民國臨時首都的市街圖上，可不像極一幅海棠無恙、萬古常青的中國大地圖？《海東青》這部寓言，因此也是一則預言。

書中描繪的那座城市，那萬種風情千樣繁華蒼萃於蓬萊仙島的奇境，十年、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後，在三民主義大轟下，豈不可能出現於十數億炎黃子孫棲息的古老中國大地，每一個角落每一座都城？

朱鴿，願妳好好長大。

——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五日於臺灣省南投縣

——
目次
——

出埃及第四十年——《海東青》序 / 李永平

第一部 秋，一園水月

3 ● 第一章 霧裡的姑娘

44 ● 第二章 瓊安

80 ● 第三章 秋光滿京

158 ● 第四章 蒙古冷氣團源源南下

216 ● 第五章 夙

第二部 冬，蓬萊海市

267 ● 第六章 迢迢

409 ● 第七章 泐

451 ● 第八章 看那一天彩蝶翩翩

509 ● 第九章 獨自箇

578 ● 第十章 春到人間

第三部 春，海峽日落

651 ● 第十一章 一爐春火

772 ● 第十二章 縞素

822 ● 第十三章 山中一夕雨

858 ● 第十四章 中山道

874 ● 第十五章 素蘭小姐要出嫁

◆
第一部 ◆
秋，
一園水月



第一章 霧裡的姑娘

海東起大霧。海峽漁火一片空濛，午夜時分，飛機漂盪在秀秀霏霏漫城兜眨的水寬虹中盤旋了二十分鐘，終於降落機場，一羈，悽厲地，滑進那一水稻田悄沒聲漠茫的煙雨裡。停機坪上，白瀟瀟飄旋起一渦渦雨氣纏縈著一架架寄泊的客機，朦朦矓矓，霧中，閃爍著紅晶燈。滿場水銀燈飛燦開簇簇雨花，蹦亮蹦亮。靳五挨著窗洞，眺望田壟上小小一座土地公祠孤伶伶兩盞幽紅佛燈，呆了好半晌，拎起手提袋，跟著那窩子滿頭鬚髮睡眼惺忪的阿公阿婆，繚湧出艙門。一堂光明。歡迎光臨海東！大廳口，蹬著高跟鞋守著個女郎，挺眺亮一襲藏青小腰身短旗袍紮著月白毛線衣，背著手，溫婉地瀏覽旅客，點頭。襟口別著服務證。靳五回頭望望。出國八年，半夜回來海東的姑娘忽然變了個樣，飛颺睥睨起來。這一個名字叫向潔，燦白一廳的日光燈下，兩圈紅絹帶拴住腦勺上一髻黑鬢，揚起臉，綻漾開兩渦子笑靨。不知怎的，靳五想起了秋棠，遙迢，遙迢的一片綠柳村莊。豔陽天，十三歲的丫頭兒繃住臉臥著井口搖起轆轤正待打水洗臉，忽然看見水裡兩隻烏黑腫子，眯啊，眨，兩根小花辮紮著紅頭繩只一盪，一盪。滿天裡飄颺起柳絮般，一毳毳一朵朵白雲悠悠飛渡過井口，不知哪兒翻騰

下兩片梧桐葉，剎那間，那井天光破碎了，兩隻眼瞳眨著眨著，那穹窿藍天就綻開了圈圈水濺子來，粼亮粼亮。自己那張小臉龐，碎了，又緊攏起來靜靜蕩漾井中。水淳淳。小丫頭攀住轆轤探著頭半天只管端詳水中的臉兒，看得癡了，眯，待笑不笑，把鬢上鬚散著的髮絲挑到脖子後，照著井水，左看右看，耳根一熱不知怎的兩隻腮幫就臊紅上來。靳五思念得癡了。「歡迎光臨海東！先生？」眉梢一挑，日光燈下兩瞳子的疑問。靳五怔了怔，把手提袋兜上肩膊揉揉眼皮：「對不起，小姐。」輸你馬些輸你馬些六七十歲的日本小婦人褊褻著袍襪子，蹦蹦起碎步子，邊走邊哈腰，呢呢喃喃，把隻鱷魚皮包摸到心窩裡，人群中，瞠望著，只管隔開五六步光景越起越跟住兒子。五短軀幹，昂首，那日本兒子一身寶藍緊腰秋西裝扣起兩排銅釦，板起腰桿提著公事包，頭也不回，彙躑躑，越起尖頭高跟黑皮鞋，昂聳出玳瑁眼鏡自顧自朝關口邁去。歡迎光臨海東！向潔哈個腰，目送日本母子倆消失在一窩高頭大馬的西洋客中，眼眸狡黠一亮，看看靳五，掉過了頭去背起手端起臉容又睥睨起魚貫而入的旅客來，笑吟吟。滿廳人頭，燈下睜著瞳瞳血絲。入境大廳那排落地玻璃長窗外一田水星迸濺，悄沒聲，四野又飄起冷雨。天的北邊，一巒一巒水嵐惹惹龍龍滿山瀾瀾了開來，半夜了，幾家農莊子還點著電燈，暈黃暈黃，一窗瞑矇著一窗。田中，一架銀白波音七四七陡然盪開漫天雨霧闐闐降落機場，機尾燦著一輪紅太陽。五六架客機靜靜浮游滿場水銀燈光中。疏疏冷冷，一盞盞猩紅的警示燈，閃爍著。靳五獨自站在窗前，點支菸，眺了半天，回身走進阿公阿婆窩中挨擠向閘口。這團海東老人蓬鬆著滿頭花白雙雙對對遊罷美國歸來，飛了二十來個鐘頭，精神抖擻，大包小包攬在懷裡，快活得一窩小花雞似的。齷嘻嘻，一位小阿婆仰起

臉，晃盪著花斑髻上嬌紅嬌紅兩朵憔悴的鬱金香，只顧扯住她家阿公的衣袖：「有歡喜否？有否？」阿公七十多歲了，一條竹篙身子寬寬鬆鬆披掛著一套米黃秋西裝，兩拳緊緊捏著，挺立人窩中，鬍禿禿咧開兩顆黑金虎牙，只是不吭聲。一跺，阿婆咬咬牙翻起眼睛，白兩白，跛起三寸高跟鞋勾住阿公的胳膊把嘴湊上阿公耳洞，悄悄說了兩句話，抵住嘴，忍住笑，撮起阿公的耳根子噗味擰了兩把：「有歡喜否？」「有！」滿開口阿公阿婆一窩子捉對兒廝廝打打笑鬧起來。靳五聽得傻了。這阿婆小福小泰看起來子孫滿堂了，一張風霜臉膛，黑黧黧塗抹著水粉，膝頭下只管搖盪著一襲藍底小綠花洋裝的裙襪子。靳五瞅著她，笑：「阿嬤，今天打扮得卡水哦。」燈下那兩瓣枯癟的腮幫兒抽搐了半晌綻開兩朵小梨渦來，望望靳五，一臊，挨到她家阿公肩胛下，兩膀子挽住他胳膊：「唉，因為太歡喜啦。」阿公揸住兩本護照，待笑不笑，昂起脖子直挺挺只顧凝望頂頭那盞日光燈，眨，眨，忽然咧開嘴洞，回過臉來眼上眼下端詳起靳五，點點頭，鬆開手爪揮了揮西裝襟口，一把攬住他家阿婆的肩膀子拍了拍：「有！有歡喜。」阿婆那張臉燦開了笑靨。靳五朝老兩口兒哈哈腰：「回國真好！」拎起手提袋進入關口，一回頭。人頭簇簇，那襲藏青小腰身旗袍繡著兩瓣翹小臀兒漏襪起衩襪子，眺亮眺亮來回逡巡著，漂失在滿廳燦爛的燈火裡。長窗外一架雪白噴射客機滑翔過霧霧霏霏一穹黑天，紅燈閃爍，半夜裡著陸了。

風颼颼雨離離。

霧，深了。

海東天地一片淒迷。